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愧郯録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愧郯録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愧郯録十五卷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亦齋又號倦翁鄂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子歷官知嘉興府兼管内勸農使晋户部侍郎淮東總領是書多記宋代制度參證舊典如記魚袋頒賜及章飾之始末公

主之改稱帝姬辨論甚確同三品之起于五代金帶之有六種金塗之有九種皆史志所未備至叙尚書之名引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皆杜氏通典職官門所未及者其徵引可謂博洽其間偶爾舛訛如論金太祖建元始于天輔而以收國為遼帝年號及通考所摘悞以九品中正為官品之類亦間有之然大致考據典贍於史家禮家均為有裨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愧郯録原序

昔者吾夫子求文獻於杞而不足證學官名於郯而有餘師方春秋時二國在諸侯間壤地生齒廣輪衆寡亡以大相過也其亦僅存焉耳矣而杞之志若曰吾蕞爾邑要非天下之所取正周禮秉魯夏盟主晉舊章故府之藏不彼即焉而遐哉邈乎之問乃及於我是何庸知維郯則異然謂吾之褊陋誠不足以儕諸建國而金天百世之澤且幸至于今而未斬况夫統系之所接傳聞

之所逮是區區者而不佘守則暴棄之罪其將何辭以諉夫人是故典則之在王府一忽其詒則與和鈞闗石俱蕩於浮埃惟不自安於陋顧如典墳朴畧之餘聖人之所不能悉識者亦或可歴陳而枚舉然則謂世有先後國有聲昭而不存乎其人焉可不可也國朝受命世有顯德典章文物之盛跨王軼帝二百七八十年間名公鉅卿所以討論潤色之者固已無餘藴矣而又禮掌於頌臺議叅於儒館彌闗軼訂同異閒承之以有位之

文者俾畢得以獻疑而粹聞則出位之言固非羣有司之所當與抑猶聞之郯之來也魯固逆陋之矣叔孫昭子之問聊以藉俎豆之口而郯子奮然曰我知之不俟申言之及纚纚其辭累數百言而不少止郯未嘗以搀人自疑而魯多君子亦不以其强聒為疑也若夫杞則自棄矣襲婾益洿每視已為不足進至取通國之禮而夷之一字之貶屢加而曾不知所以為恥學者循其末流而遡其所志輕重且將誰擇哉珂晚學其位于朝又

羣有司之賤者也譬諸小國無證杞之責而有睎郯之心凡其廷紳之所緒聞諜記之所膚受隱而不合必求其當博取精覈使皆有據依而後牘之葢不敢以陋自處而懼其班於學域之吏博識之士或以吾夫子之不恥於問者而就正焉則亦庶乎其有一得之愚也凡書皆祖宗若當世事名前哲所以尊朝廷為卷者十有五總一百十七則命之曰郯以志其愧嘉定焉逢淹茂歲圉如既望謹序

愧郯録卷二　十一則

宋　岳珂　撰

祖宗徽稱

國初親廟謚皆二字藝祖上賔李文正昉上初謚以六字而後列聖皆遵用之大中祥符初符貺洊臻登封降禪彌文具舉於是始用開元增謚之制是年十一月甲申躬謁太廟二室各增八字為十四字五年十月戊午聖祖降延恩殿告以長發之祥閏月乙亥復加二字親

廟亦衍而四焉真宗既謚仁皇以澶淵之功不著諡益以武定為八字始用天聖二年初郊奉册因郊增謚蓋昉于此慶歷七年十一月又郊遂再增八字於是十六字之制定為不刋弗復可增益矣然仁宗英宗之謚增於元豐六年屢郊之後神宗之謚增於紹聖二年大饗之餘哲宗之謚增於崇寧三年再郊之際類皆因時制宜而初郊舉典禮猶未為永制也徽祖以紹興五年有陟方之哀七年諱問始至龍輴未還緜蕝廟祔至十二

年既安禹穴之棲其冬詔加謚明年正月戊戌奉冊已
奕上親饗太廟盖清祐甫寧因山適畢遂躬款謁追用
祥符典故固有不必俟郊報者從變禮也孝宗以後始
定用升祔後遇郊即前詔議徽號詔書若曰其廟宜加
上十字為十六字如祖宗故事將郊攝太傅先以冊告
本室而後行躬祼率以為常至于今不廢乃若僖祖以
熈寧王安石之議正東嚮大觀之元遂有立道肇基積
德起功懿文獻武睿和至孝之號皝之親廟增者十二

焉葢一時之制也

五字定制

漢制宗廟必冠以孝唐特表一字而出之諸帝類曰某宗其謚孝皇帝間有不盡然者不多見也國朝初定藝祖謚止曰英武聖文神德太宗謚止曰神德聖功文武皆未以孝為號祥符始增之自後列聖稱天之誄必以百行之首薦於鴻名葢嘗攷之徽號中所同稱者又有四字文武功德與孝而五自初謚中即備其三曰文曰

武曰孝治平而降未之或改也惟徽欽初謚曰聖文仁德顯孝曰恭文順德仁孝當時蓋張忠獻浚陳文正康伯當國上議初非有他蓋用太平淳化乾興故事先摭聖德之最盛者而表之如近歲光考謚曰憲仁聖哲慈孝不復稱文武正其比也及增謚則無不備者故藝祖曰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真宗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仁宗曰體天法道極

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英宗曰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神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哲宗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孝宗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光宗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欽既止仍六惠不復議增已秩宗因循之失猶曰禮有未備而已一旦舉而行之可也惟徽宗紹興十

二年之增謚以權臣擅命輙於徽稱有所抑揚遂去一字而以烈代德以德代武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孜之藝祖真宗之謚初亦偏於文德矣既增則武功配焉未聞臣子敢以是而寓意於君父也是年十二月戶部尚書張澄等集議庚午宰臣秦檜自以議上而議文則檜之兄直學士院梓實為之戊寅詔檜撰冊文則冊文又檜之作士之學典故每於此不致詳故至今莫有議者揆情訂迹何以慰在天之靈乎神

宗初增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哲宗曰顯德定功崇寧三年詔定神宗令謚政和三年又以建立法度之意增神宗為二十字而哲宗易世揚二字以見紹述盖蔡京當國用一時歸美之論務極尊崇雖非故事猶愈於檜之無君云

崇政改謚

宗廟改謚策告於禮為重祥符五年以聖祖諱因增謚而易藝祖睿文聖功二字實不得已耳崇寧政和間始

用繼述友恭之論屢定徽稱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於
祖宗者四字哲宗凡一改一增皆非舊章章聖謚有濮
園諱治平親政初不敢更後但著於文書令曰諸濮安
懿王諱其在真宗皇帝謚號内者不避應奏者以黄紙
覆之如此而已豈非嚴重宗廟於禮不得不然耶若慶
歷以来后謚或更蓋從夫之義與此異也

后謚因革

建隆元年二月壬戌上親廟謚僖祖曰文獻后曰文懿

順祖曰惠元后曰惠明翼祖曰簡恭后曰簡穆宣祖曰
昭武其制皆判太常寺實儀所定帝后率聯一字深得
古意其後杜太后上仙先謚明憲繼改曰昭盖亦配帝
以為稱大中祥符增上帝謚始各加睿和睿明睿德睿
聖二字於后無所損益列聖相循遂為故事故太祖謚
大孝后曰孝惠孝明孝章太宗謚聖德后曰淑德懿德
明德元德真宗謚章聖后曰章懷章穆章獻明肅章懿
章惠仁宗謚聖武后曰慈聖光獻英宗謚宣孝后曰宣

仁聖烈神宗諡欽仁后曰欽聖憲肅欽成欽慈哲宗諡昭孝后曰昭慈聖獻昭懷徽宗諡顯孝后曰顯恭顯肅顯仁欽宗諡仁孝后曰仁懷高宗諡憲孝后曰憲節憲聖闕　恭紹興七年祐陵復土始例從顯其中葢亦混惠明諡明達明節又紊昭憲已改之稱云

隆祐壽康宫

元祐太后既正東朝建炎元年八月有詔以尊稱犯太

后祖諱當以所居宮為稱令學士院撰定遂建隆祐宮
光宗内禪紹煕五年七月移御泰安旋以未至嘉美改
稱壽康宮而殿亦以此名珂恭考會要元祐元年閏二
月宰臣韓縝上表請太皇太后宮殿名宮曰崇慶殿曰
崇慶壽康皇太后宮殿名宮曰隆祐殿曰隆祐慈徽詔
所請宜允候過諒闇令有司檢舉既雖又改宮曰慈德
而前稱已播告著之國史矣竊謂二名皆複於典故當
易不疑特有司失於討論是以有此如宣仁上仙實在

壽康殿當光宗萬壽誼當避嫌昭慈逮事欽聖而隆祐之號稱之九年至紹聖元年閏四月戊子而後革建中靖國追其尊欽慈之詔猶曰隆祐深慈具存於遺訓則是婦姑同一名稱皆大不可者也

申福殿

江州廬山有宮曰太平興國侍從領祠官建申福殿奉高皇本命實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丁亥朔賜名珂按京師有龍德宮乃徽祖潛邸宣和與子之後移御史是

間中已有申福臻祥二殿攷之會要紹興九年和議始成有司指以為安奉龍輴之地蓋不特複名之當易而已

永崇陵

光宗因山右丞相謝深甫請以永崇為陵名詔從之珂嘗考典故謂其失有四唐德宗稱崇陵雖無永字然終非令君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諫院呂誨言潛邸興慶宮犯唐故號詔改為慶寧夫興慶佳名也明皇視德宗

有間矣猶且不可况俱為陵名乎其失一也元符三年三月丙申左僕射章惇上哲宗陵名永泰詔恭依惇初議永崇中批以未至嘉美再上永章永慶上與皇太后旨曰永慶佳既而聞乃遼聖宗陵名遂復改凡三表乃定則永崇固元符之所棄而可復用乎其失二也王明清揮麈録載崇先寺有真皇館御曰永崇按會要實有是殿成於嘉祐六年十一月崇先乃觀名上清之遺址明清已誤且國朝故事殿號州縣鎮之犯宗廟徽稱陵

名例從改易葢惡其複如慶歷十年八月戊午改文明殿為紫宸景祐四年四月庚午改武定軍為武康閏四月巳卯改昭武軍為寧武避真宗宣祖謚天聖七年九月辛未改永定軍為永寧避真宗陵之類是也况子孫因山之地祖宗衣冠之御可以混而不別乎其失三也紹興十三年二月巳未朔有旨徽宗永固陵名委後省看詳既而許侍從擬定於是權户部尚書張澄等言惟永祐不犯歴代陵名詔恭依按晉書桓元僭楚追尊其

父温為帝陵號永崇二字皆同正永固之比其失四也
珂又考會要紹聖二年六月禮部尚書林希言神宗宣
光殿與石虎之子韜所建堂同名詔改曰顯承以是觀
之不惟崇陵之當易而崇先館御亦不復可因仍矣秉
禮者其尚攷之

追改陵名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曰乾興元年七月詔改章聖陵
名曰永定初丁謂為山陵使請名陵曰鎮及謂貶馮拯

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宣祖陵上名安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曰靖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珂按眞皇上仙開基因山者僅三耳歳時薦獻宫禁省謁禮官周視史牒書載耳目尚相接夫誰而不知正使不留意於典故亦不應若是朝廷舉重禮當時所上者一字之名自東閤賔客縱不能為之一閱史録呼容臺一吏使供寫亦足優為之何至或削或犯以貽天下笑乎謂素號博學

此頗甚易識是蓋絶不一講論而率然以應上命也拯矯其為欲增而易之易之之際亦復靳於故府之一問又堕舛誤再煩改更就使復定一名猶愈於祖之以孫屈也遂過不疑遂易先號夫豈寧神尊祖之義乎一顧問之憚煩而成是紛紛後之議禮者可以監矣表之以識一時之顛末

郊廟之誄

中興而来請帝謚于郊議文必曰其帝宜天錫之曰其

謚皇帝廟號其宗請后謚于廟議文必曰某后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某謚皇后茍非母后則否惟以羣臣議進之內詔曰恭依而已珂按典故嘉祐八年五月庚申有司將請仁宗謚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扵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既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

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准
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
奉命撰先帝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
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
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元豐二年十一
月丁丑有司將請慈聖謚翰林學士章惇奏竊稽典禮下
不得誄上則大行太皇太后謚號蓋非臣子之所敢專必
將有所請謂若請之太廟於禮為宜願付禮官詳議於是

禮院言孝明皇后之喪百官書謚議讀之於廟上于闕

宗室聯名

闕逐時准大宗正司關到本家所撰名多是重疊至有數人而共一名者又或與別房尊長名諱相犯或兄弟不相連名或只取一字為名而偏傍不相連者名稱混殺難以分明昭穆之序竊恐年祀寖久流派逾遠譜籍漸無統紀除重疊共一名者昨來寺司申請已得朝旨見令改撰外所有犯別房尊長名諱兄弟不相連名并以一字為名

恐亦合改撰欲乞宗正司告示逐宮院將見今名犯尊長諱并字不相連及單名者並令改撰仍從本司定取一相連字取名稍寬者關宗正司告示令依倣撰名所貴稍得齊一從之於是聯名之制始定珂按三祖下宗支所聯字太祖曰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太宗曰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宣祖曰德承克叔之公彥夫時若嗣當時雖先有之而非一賜名者猶混殽故申其禁令耳非肇始也英神近屬又為之名如孝安

居多自甫有卿茂中孫其字不一盖繼別為宗云承平時立保州位其聯名曰咸嘉文可修景遵端廣繼大者迺四親别族又不與三祖也宗寺之請出於寺丞宋景年見周益公必大奏議

愧郯録卷一

愧郯録卷二

八則

宋 岳珂 撰

近屬名制

國朝宗屬本未定聯名之制藝祖友悌因心凡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德字賜名授爵俱無等差熙陵繼序初更用元字以别大統自是而後真皇之子從衣於藝祖魏王諸孫賜名惟字承字者不聨神廟之子從人於英宗諸孫吴益二邸之賜名孝字者亦不聨徽祖之

子從木於神祖諸孫吴楚二邸之賜名有字者又不聯不惟不聯且無用一字者是皆親堂兄弟從姪以降從可知也紹興乾道以来孝支三邸鼎立孫枝出閤始皆用一名光宗今上敬叙天彛務從其厚莊文魏王之後俱聯所從以示無間蕚樓環邸雍怡之風盖視藝祖為有光矣然宗廟至重貴於有別恩義之稱豈聖心固自有所輕重歟

宗廟舊諱

紹興文書令曰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單字者凡三皆著令改避惟欽宗舊諱二字一則從亶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亘今皆用之不疑又令之注文曰舊諱內二字連用為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故太宗仁宗英宗神宗之舊諱二字者凡八皆著令不許並用惟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者今亦聯書自若甚至有以為名者珂竊謂尊祖事神固存終諱祖宗酌禮用中單字則盡避二字則不連不簡不苛惟情

之稱弗可改也欽皇祔清祏稱宗而舊諱之避乃不得與諸廟比孝廟初潛故名雖已賜更然上擬英祖亦正同濮邸故事真神二朝初亦與宗藩聯稱既改復諱頋今獨不然皆非也孝宗會要史牒皆不著初名殊不知英宗正史實録會要盖皆嘗書之遂使舊諱罕傳後世莫考當世士大夫猶有不及知者容臺史觀之失不既甚乎李心傳繫年要録載此諱於紹興二年五月辛未明年二月庚子除和州防禦使復見焉他書則未之載

也

舊諱訓名

太宗舊諱自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並令迴避至寶元元年四月四日翰林侍讀學士李淑奏請毋得連用真宗舊名治平元年十一月三日翰林學士賈黯奏請毋得連用仁宗舊名自後遂著之文書令以為不刊之典然珂嘗攷令宗室訓名或犯舊諱私謂不安參稽典故則可疑

者有三而大可據者有一景祐四年正月十三日詔自今宗室訓名令宗正寺與修玉牒官同議定勿得重疊夫重疊猶不可而可與舊諱重乎一可疑也治平三年七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皇族賜名其屬絶無服而異字同音或上下一字同者請勿避從之則是治平以前凡同族之名一字之同皆在當避之列曰同族且不可而況宗廟乎二可疑也紹聖三年五月十九日宗正寺丞宋景年奏請宗室賜名非袒免親本家命名於本祖下有服

親雖音同字異並避於本祖下無服親及別祖下有服親即音同字異許用於別祖下無服親非連名即雖本字亦許用從之舊諱則非正諱矣其視音同字異者不猶重乎三可疑也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詔改含光殿名曰會慶以光字乃太宗舊名之上字故避之光字舊名之偏諱也自二年已詔但禁連用而今又六年之後乃改殿名豈非殿名常用之稱與文書偶及者為不同乎殿名猶易而屬籍闕

燾續通鑑長編天

聖六年九月丙午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知制誥大雅初名侃以犯真宗舊諱詔更之此乃灼然明據以此論之不特宗姓非所當爲庶姓士大夫或襲用之亦非也會慶爲孝宗誕節與殿名複出哲宗神御殿名曰重光又自慈聖后以來再以入廟號似違祥符故事云

御名不聯字

熙陵即阼之踰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酌中

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也珂按太宗初諱上字與藝祖聯稱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旣膺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詔書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真宗本聯元年旣立為皇太子遂用單名而太支八主仍舊字為行不復改仁皇在昇邸英祖濮藩名亦二字及正承祧之名則皆改焉聖謨昭昭可考而

見真宗之子周王祐大亦二名以避聖祖諱而損其一因偏傍有衣字與仁宗諱偶合元非初制如溫昌信欽四王皆徽宗追賜名具載國史仁宗三王名皆躔日是為皇子諸王一賜即為單名之始然率緣殤折非既長而並命者英宗又未及正東宮神宗初與吴益二王並賜名從頁及治平不豫之際匆猝中無以故事建明乞更名者熙豐友愛天至遂因循不復議元豐末命哲宗自延安王主鬯時御名與神宗諸王皆聯人字遂詔改

今諱不復聯誠得祖宗别微之本意徽高自藩邸入登大寶誤循治平故事止仍舊名欽宗雖久在震方亦嘗一再賜名然鄆寵方偪語諱滋繁固莫容有建言者宣和内禪敵師日侵亟決大議何暇他及孝宗猶改之而後升儲乾道兩下貳極之詔皆仍舊名以播告今上承大統潛躍之名亦不復改雖曰皁陵制義之重聖心有所不欲更而尊君之誼則非矣

淳熙南衙

周益公必大玉堂雜紀曰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太中大夫為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為少尹餘判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已已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啟事或詔或制視麻為重可以作則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宣范紫微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聞報遽出薄暮至玉堂

御樂李忠其名持御封御筆皇太子其宜領臨安尹可依此降制三鼓進草因奏此闕當付有司施行竊恐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自来詔書體式略換首尾書寫一通降付皇太子令擬定格式進呈如賜俞允乞速批降付下御筆批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稀闊盛典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祭潤色復得宸翰寶藏于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珂按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壬申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平章事

開寶九年十月庚申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為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為南衙故實有二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真宗以皇太子為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牧歴考二端親王為尹東宮為判為牧自有明據然則必大所行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至於府寮之制國初

紀載雖簡初無異稱雍熙陳王之命實以户部郎中張
去華為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為推官並名見就遷去
華為左諫議大夫雖與太中大夫之制若相協要亦王
府之制耳至道升儲有司又言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
所上表狀即書皇太子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祇判
官等書諂從之則是時亦無用少尹為叅佐者在承平
時著位尹盖尹正之常稱雖以熙定二陵在藩日常為
而使少尹權知府事然自崇觀以後例以除官且著令

別設牧以待親王矣且自尹而少本畧為差降以帝儲之重而下與有司聯稱謂固不可淳熙五年閏六月魏惠憲王愷以江陵尹進兼雍州牧牧尹秩序之别蓋如此雖内外有異而藩王猶可為牧東宫乃反為尹此尤大不可者也若以宣和舊典出於内禪已定不欲循用則稱判為宜若尹則無别矣

孝明后制

太祖實録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皇后制曰朕受天景

福故父事高穹率土樂推乃子視黔首坐明堂而讀時令正中禁以崇國風庶資博厚之功用廣邦家之業稟長樂之慈訓舉長秋之舊章乃命有司告于清廟咨爾瑯琊郡夫人王氏象緯炳靈公侯貴胄挺天人之竒表會王者之昌圖朕昔在列藩常覲内助奉晨昏而罔倦服浣濯而無辭賛予開國之基頼爾宜家之慶翬衣未舉椒掖難虚既侔太姒之賢宜昜小君之號貽謀百世正位六宮可立為皇后爾其佐佑興運恢張内朝樛木

垂陰期于逮下桂華委照法彼無私頋彤管之在旁思大練之為美若此則緱山餘烈配沙麓之嘉祥淮水長源接銀潢之濬浪后妃之德史冊有光勉修令名往踐厥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珂按制詞中首稱咨爾實與冊文無異至入尾詞先書可立為皇后復申命戒始用廷告體令所司備冊與令制殊不同此葢國朝立后第一典故不可不詳訂也

宗族之别

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珂按本朝嬴姓而用姬為稱謂雖詔書明言考古立制宜莫如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而用之耳建炎改制議者之論已詳不復複出第宗族二字本以別親疏似亦差互攷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吴子乘卒左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别白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預又

從而釋之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輦當時固位士多隨聲是非或者因孰語先後為次盖初不致考也

聖旨敎令之別

國朝所司承旨之別乘輿稱聖旨中宮稱敎旨儲闈稱令旨天聖以後母后御東朝廷則稱聖旨否則稱敎如初孝皇初膺內禪德壽方具慶務極尊崇太上皇后亦得稱聖旨珂按秦漢而下天子稱制詔繼别為敕母后

東宮諸侯王稱令下雖郡守亦稱敎無名為㫖者惟自魏晉而下乃有之然則承㫖行事本取指撝之義以從尋常簡便之稱大事則有制可宣布則有詔書除授則有敕命互見於用要不相揜而實非古制也晉書文帝紀司空鄭冲勸進九錫之文曰明公宜承奉聖㫖受兹介福允當天人則聖㫖之名已見於魏矣詳其義趣特出一時之文若曰宜奉承聖上之㫖意而已非文書皆然以為常式也唐尚書掌上逮下之制六無聖㫖之名

惟中書王言之制七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與冊書制書慰勞發敕敕書敕牒殊析不同則敕旨本以便事從簡其意灼然可見但當時未全稱聖旨耳如延英面對或稱進止則又或進或止取於宸斷之義今奏劄猶襲用之五代相承每事稱進止亦與此同一源委若中宮稱教儲闈稱令而繫以旨則史傳雜見未之考詳漢尊母后例得稱詔如薄后雖非稱制得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是也齊梁以來或稱令如蕭統

文選所載任昉宣德皇后令是也唐尚書之制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而不明著母后中宮之所稱其見於史者亦旁附隨事以立文而已且旨者一時之名而教令則典則之常也文選所載傅亮為宋公作修張良廟楚元王墓教之類前稱綱紀如詔書之前以門下為稱也唐皇太子令書左庶子畫諾右庶子畫曰如制書之後有制可之畫也則此文書體式之當然而不可以繫旨以為稱其理無疑還考於唐則固

嘗聯敕以為稱矣以教以令上擬於敕則雖聯其何傷也然竟莫究其所以始惟高峻小史晉書王沉傳載沉為豫州刺史下教求言主簿褚䂮曰奉省教旨伏用感嘆渚宮故事載晉羅友在桓温府同府有得郡者温為坐叙别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温問之荅曰臣昨奉教旨出門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南史鮑泉傳梁元帝承制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泉拂席坐以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

卿有罪令旨使我鎻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則二字聯旨以稱殆習熟因簡便而遂以為常耶然令體重也敎體輕也漢侯王郡守之用唐尚書七等之别亦可稽矣以東朝而猶稱敎則非所以致人主尊親之誠此孝宗之孝所以不能安也既詔太上皇后稱聖旨而胡忠簡銓在後省猶執不可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人固當有其辨其言深切著明而聖意篤於奉親竟弗之許故近世壽慈壽康皆稽以為據珂嘗申考治平三年正月丁

丑濮議之詔英皇嘗傾手札稱慈聖光獻太后為慈㫖紹興元年五月十五日刑部尚書兼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準詔討論昭慈册禮其於欽聖憲肅皇后元符三年五月之詔亦止稱慈㫖此乃本朝故事固不可不叅著也孝皇初詔陳魯公康伯嘗乞以慈㫖稱而孝皇以為輕此盖特制劉良李周翰注文選曰秦法皇后太子稱令諸公王稱教令者命也教者教示於人也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然則中宫亦當稱令云

愧郯録卷二

愧郯録卷三　六則

宋　岳珂　撰

南北郊

洪文敏邁容齋四筆紀南北郊一事曰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為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惟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各為一說逯蘇文忠

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令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千言元

符中又詔議合祭論不一惟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為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同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合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珂按二郊重事也中興以後雖循合祭之制大槩不過三說一以祖宗久行

神靈之所顧歆崇觀作新卒無福應一以經元祐宗工鉅儒之論必不可破一以因時制宜難於頻舉重禮然以珂攷之合祭之議謂之便令可也謂之合古不可也分祭之議謂之合古可也謂之便令不可也二議自不相掩軾必欲兼取而合之此所以啟後日紛紛之論軾之自謂合於古者八而六議不與焉晚學盖嘗竊疑之而不敢議也及博觀紹聖閒諸公之所以藉口者則亦容有說矣謹參以臆說而著之虞書肆類禋望徧于羣

神當時必不畧地示之祀夫受禪大事也祇見之初固
皆秩非常之禮如漢魏以後升燎而後即位耳恐未可
以為比此一可疑也武王克商柴祭上帝望祭山川未
嘗有南郊北郊之別夫告成亦大事也且告非祭也如
今之奏告國有大事則告之固不容拘以二至而亦不
容循以為常也此二可疑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歌天而
不歌地使歌於北郊則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
者夫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其詩曰允猶翕河若以

為祭則必歌則海岳之祭將合於河乎天作之詩不言先公猶曰一廟也河海異地矣故或者以折陳祥道而張商英首言之紹聖之初此三可疑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以為郊之細魯猶及山川周獨不及嶽瀆乎嶽瀆茍得從祀地示固必合祭矣夫說者言三望或以為泰山河海又以為淮河又以為分野之星及山川固自不同禮三正記曰郊後必有三望先儒以為助天布功是以祭天及之皆於郊之明日然春秋書猶以示譏

若曰廢其大而祀其細則可譏耳望未嘗合於郊也蓋别祭也逆計以及魯之禮因魯以想周之制此四可疑也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始於王莽且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而廢夫書之紀虞周皆變禮也詩春秋之紀周魯皆疑辭也則謂不始於莽亦不過以十九章歌為説耳漢禮視古多違要未為確此五可疑也光武親誅莽尚采元始故事八陛重壇皆南鄉西上見於建武之制夫漢世郊禮駁矣五時待我而具高祖未嘗不因

秦渭陽五帝之廟汶上明堂之祠多出方士之口汾脽后土至孝武而始舉其制如圜丘之類亦不經漢不祭地示者六葉匡衡改郊位隨輙罷去終西漢之世事地甚略光武草創之為亦姑謂度吾所能行或如高祖之因秦而已中原之定七郊仍別有方澤恐未可據此六可疑也水經注伊水東北魏有圜丘準漢日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夫漢已不足法而魏可因乎此七可疑也唐天寶元年敕皇地示宜如南郊合祭以後皆合于圜丘

夫天寶之時視漢魏益遠矣且元豐之詔固欲盡剗近代之陋而一還成周之典今以是為證果足以厭議者之心乎此八可疑也夫摭其合者八而皆不免於疑固將又求其所以合則益趨於滕口矣昌齡之議截截明辨如白黑一二之不可易是矣抑不知軾之已出於此也軾之言曰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葢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

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閒郊天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

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来天地宗廟惟饗此祭累歲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又發其意於議中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故繁文有不能省苟謂止常禮大禮二字自足以為不可破之論正不必區區求合

以啟多言今世之郊士大夫識周禮者皆能心非之特壓以軾之重望而重以元祐諸公之公言蓋謂昌齡名頗不著紹聖以後為是紛紛者卒不可從故雖邁著書亦兩存其說俱謂至當而軾之所謂合古者僅寘之不辨而已爾不然夫豈不知昌齡之非軾倫擬也耶珂嘗妄欲剟取軾之說而附益之曰類禋柴望雖曰因事而見然虞周以躬事為常祀而以禪告為大祀今將以分祭為常祀而以合祭為大祀斯可矣唐賈曾議曰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
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
望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大祭非常禮也褚
無量郭山惲皆以曾言為然今亦將以分祭為郊而以
合祭為禘斯可矣明皇天寶之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
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始用合祭於是唐世皆遵行之
今又將以分祭為攝事以合祭為親祠斯可矣蓋是三
者凡以為二字之異而辨之者也周禮一歲祀天者三

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三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祭之類亦皆親祭夫天地異位禮樂異數不可同固也五方異尚流峙異形陰陽異宜昏明異用其不可同致均也今六變致神之樂同而用之何也六冕有别王祀皆親隆殺雖殊親見則一故社稷最貴雖賞刑必受命嶽瀆至重雖封建不以封其不可攝事均也今列壝從祀之禮分而獻之何也拜日東郊揖

月西望迎氣以應合蜡以成以時感神因地致敬其不可合處均也今圜丘一方之地合而饗之何也是三者凡以為二說之異而合之者也訂而考之固將知所處矣夫分郊而祀從祀亦且分之也日月星辰合於天日春月秋可以盡格於冬至乎四嶽海瀆合於地岱東華西可以盡致於北郊乎合於南郊非古也猶曰來享者屈於天之尊也格於禮之大也分而不能盡合於古又不能盡格於神則亦無說矣故必欲分南北郊者非盡

罷從祀則不可分從祀之禮非天子能親徧羣祀則不容罷親徧羣祀非盡用周之禮樂則不如不徧盡用周之禮樂非能封建如周使諸侯分治其國而王朝之事日簡一日惟專意於祭則不能盡用嗚呼亦難矣當時曾肇謂祭者順陰陽之性或燔或瘞或沉或埋今於地所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於時以此事地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為親見地所之實此臣所未諭其論甚美然不知歲固有祀矣祀固因其方用其時行其禮樂

矣特此為大祀虞周之曰類曰禋曰柴曰望果皆合其方因其類而用其時乎此可謂因革之辨而不足為二說之折衷明矣又按分祭之議肇於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之言五月甲子陳襄初請親祀之歲夏冬疊舉二祀李清臣請用後漢五位之制親祀之歲宿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止以一時王存請以孟冬純陰之月陸佃請用魯三望之制即圜丘之北别祀地示張璪請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又詔更加講求明年

四月己巳李清臣黄顔王仲修楊傑何洵直葉祖洽文及甫張璪陸佃皆列名上議惟陳薦援成命之詩媪神並況之章以為不始王莽乞姑仍舊曾肇請損儀衛之虚文以就躬事地示之實是日遂下詔親祠如南郊如不親祠上公攝事仍别修定攝事儀制六年五月甲申禮部太常寺上親祠及攝事者儀以獻詔行之時猶未敢以躬祭為必行也七月庚申築方丘是年十一月丙午冬祀遂不復設地示位元祐初政兩行大饗七年十三

月始議復合九月戊子上議戊戌詔以初見于郊姑設

地示位竣事復議十一月癸巳郊八年二月壬申軾議

始上四月丁巳詔罷集議仍用合祭紹聖元年五月甲

寅以右正言張商英言詔禮官詳議戊午中丞黃履復

言詔送禮寺二年正月辛亥又詔議如何可以親行祭

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時又未敢以合祭為全非也三

年正月戊午遂詔間因大禮躬祭地祇然實未嘗行至

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始克行方澤蓋三十二年之中大

典凡三變而地示僅元祐一祭而已雖哲徽堅主其議亦十九年而乃得行其難如此又按元祐之議主合祭者呂大防蘇頌蘇轍鄭雍蘇軾顧臨范祖禹錢勰李之純蔣之奇喬執中吳立禮張璪王欽臣主分祭者范百祿范純禮彭汝礪范子期曾肇王覿豐稷韓宗道劉安世孔武仲陳軒盛陶宇文昌齡楊畏董敦逸黃慶基虞策孫路歐陽棐韓治朱彥宋景年閻木杜純而欽臣則僅乞以初見天地並祭以謝丕況純又主苑中爟火望

祠之議者也武仲議亦稍異紹聖之議主合祭者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主分祭者蔡京林希蔡卞黄履吴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劉拯黄慶基董敦逸豐稷傅楫葉祖洽劉定黄裳盛陶虞策稷楫祖洽欲省儀以便祭定裳陶策則還就十月神州之祭者也其説皆具是矣軾又以丁未祀周廟為先廟後郊亦周之禮蓋亦以變為常爾至如力奏乞集議之日互相詰難以盡衆心而祖禹遽白大防以當自朝廷酌

其可否而行之若使相詰必致紛爭失體繼遂併集議而罷故商英之撼時論必以為稱首亦有以啟之歟要知議禮大事不可以不詳且謹云

思陵近誤

金主雍立追葬東昏王亶正其廟謚珂嘗讀徐夢莘三朝北盟集編有大定僞下改窆之詔曰朕惟熈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昨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

誘煽姦黨遂成簒逆而又厚誣盛德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祐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為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實復加美謚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還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焉按武元即阿固達文烈即烏奇邁號為太祖太宗

名旻與晟者也亶故名和羅又名哈喇瑪勒父曰勝果又曰巴哈名宗愋亶以梁王為固倫諳班貝勒蓋晟以繼及之約授之儲副嗣位於紹興五年金天會之十三年弑於紹興十九年金皇統之九年壬戌之盟實與高皇定和好為與國而淳熙因山之始大臣失於審訂襲而用之耳目所接其誤又不可與吔奴同日而語旻之陵曰泰晟曰豫泰雖與哲廟同稱實先後二十四年祖吾故智尚無嫌也

諸陵複名

僖祖陵曰欽順祖曰康翼祖曰靖宣祖曰安太祖曰昌真宗曰定仁宗曰昭哲宗曰泰欽宗曰獻實犯後周慶祖漢平帝殤帝唐太祖後晉睿祖僞南漢高祖唐武后烈祖昭成竇后昭德王后僖宗漢惠帝南齊宣帝後梁敬祖後晉憲祖吳景帝元魏肅宗周天元唐中宗周明帝唐太宗僞南漢中宗元魏宣武順于后唐玄宗高祖已用之名靖定二號凡再改而皆出於複其弗審為尤

甚思崇巳出前記自真宗而下聨永字稱謂雖同紀録猶異若三祖逈國初定制名止一字直相混為一不可别矣南齊宣帝後梁敬祖之為安魏于后之為泰太祖之為康亦皆聨永字云

館學輕重

王明清揮麈録曰政和中詔天下州縣官皆帶提舉管勾學事時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繫階朝廷許之靖康初除去紹興中復增但改庶官為主管時孟

信安仁仲來帥會稽先人寓居孟氏與家間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語先人云忠厚與秦檜雖為僚壻而每懷疑心今省謁攢宮先入朝然後開府從兄求一不傷時忌對劄先人舉此仁仲大喜為援麟潘請草牘以上奏入即可尋又降㫖自此武臣帥守並免入銜行之至今珂按日歷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壬子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四月忠厚薨竊謂館學皆清選況内外異宜因創殊制辭受之際要未知所輕重

也中興初忠厚嘗班延閣繼又歷宥府固不顓以肺腑進豈前日之不受專以檜忌故耶南渡開壁府惟秦熺以恩澤侯始居此官蓋亦祖政和七年五月辛卯蔡攸兼領之制忠厚繼之後不復除授慶元丙辰詞科始以命題試者多忽不考是歲無合格者

階官避家諱

律文有私諱冒榮之禁故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

以繫之官稱之首珂按國朝著令諸官稱避家諱者擬以次官元豐改官制或有或無於是元符令又附益之云或授舊官歷考條令初無以二字入銜者厲世磨鈍之柄而下之人得以寄稱掌故之野亦明矣士習目瞦恬不知怪開禧丙寅李參預壁為小宗伯會課當遷中奉大夫正其祖諱援故實自言不帶寄理詔從之繼大政復還中大夫而稱朝議大夫自若朝論以為得體然銓法迄今亦莫之改也

贈官回避

避諱之制雖見於令甲而贈官告第階稱或所犯司封乃無明文珂在故府嘗訪其事於天官竟無曉者後閱洪文敏邁容齋三筆紀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諸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為諸公言令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為祕書監贈大中大夫必為諫議大夫決不可行遂止按周人以

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錫告棨先焚黄丘壠為人子之榮也而顧犯其所諱不安孰大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朝廷之著位以一人之私而易之亦非也況綸告之中固書所贈官之姓名而今世士大夫仕于朝者亦未嘗自避其名推此言之雖無避可也其或祖名某而贈父官稱實犯之使父而在猶將避而不敢當如此雖贈以次官亦可也臆度如此未知其當更俟博識

愧郯録卷三

愧郯録卷四 五則

宋 岳珂 撰

先廟後郊

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吕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

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宫及太廟朝饗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宫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宫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為失禮然攷其初致齋之

日乃辛卯享於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盖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才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

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専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為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為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来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

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葢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専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饗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宫其宫廟親饗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朝饗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

日已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饗為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叙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宫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内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饗親兩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為周禮而珂固疑其即變禮以為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

禮之變猶必歴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歳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既與景靈迭用且致齋内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於明

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亦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

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魚袋

國初承五季草創官儀未備熙陵既平武功垂意右文彌文浸舉章服稽古以為後則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祀南郊大赦初許陞朝官服緋及二十年者敘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陞朝文武皆帶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

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國朝魚袋之制自此始珂嘗以歐陽文忠修劉昫新舊唐史唐會要考訂其由雖詳瓣革然其所以瓣者抑寓他說殆非國朝所當因也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舊史輿服志以為五月新史車服志不著年月以為三品五品有飾金與銀之别且出內必合以防名命之詐還考會要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勑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

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為褒飾纔正亡歿便即追收尋其終始情不可忍自今以後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魚不須追收如此則魚袋本以褒飾恐不專以防詐偽也㑹要又載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內出魚袋徧賜之舊史中載此年月五品以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參之新史魚袋之賜與分别賜飾年月逈别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制所謂

金飾者乃刀子礪石耳斷文紀事固已失實會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敕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新舊史載年月無訛按外鎮督刺自有魚符初不假魚袋以信名命益驗褒飾之說為可據所以給之者欲以均内外之寵而已會要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内外官所佩魚為龜至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

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神龍元年九月十七日敕嗣王郡王有階卑者許佩金魚袋至玄宗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神龍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銀魚睿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玆始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改魚為龜正武后革命時事而中宗反正不俟淹時即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直為外飾蘇氏記又曰自永徽以来正員官始佩魚其

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奏請致仕官及内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内供奉官見占闕者聽准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會要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新史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銀魚袋參稽並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

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佩益驗疑飾之說為不誣而防詐之制為已變也假紫假緋正今日借服之所自始而金銀銅之飾雖肇於久視而用以闕

品秩者蓋至於景雲而後定新史分品賜飾謂在高宗朝益見其非珂後因閱朝野僉載有曰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算袋紛帨為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彊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準前結帛魚為飾竊疑魚袋之始意或出此武后既廢帛

魚亦改龜佩正一意度耳及考雜傳記見唐李淳風䜟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之説為唐受命之符又酉陽雜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决六十程文簡大昌演蕃露載武后以玄武為龜故改龜佩猝此數説始信所疑為有據依新史又載高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宫苑總監牧監皆給之宫殿城門給交魚符廵魚

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蕃國亦給之雄雌各十二名以國名雄者進内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賫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又新史載魚袋顛末曰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名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内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復考帝紀高祖以隋義寧元年十一月甲子入京師二年辛

巳停竹使符班銀莬符五月甲子受禪改元武德九月癸丑改銀莬符為銅魚符則草昧之初所以汲汲易之者正以為開國之兆而其他一切之用符契皆以魚意尤不待辨而可察也在隋之先雖亦嘗用魚符矣特偶然以為飾至唐用讖正指此以神其革命又不當以隋為比新史雜載之説正防偽之源流要是符盛以袋雖出初意袋飾以魚本為寵章金銀之飾初無年月自當以紀為正後雖不合符者亦得佩意益顯然其不可泥

初服之制亦明矣然則國朝因之可乎洪文敏邁容齋
四筆載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今
按唐職林魚袋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
元勑非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輙賞魚袋斯明文也珂按
以魚袋充賞蘇氏記新舊史皆有賞緋紫例兼魚袋之
文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勑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
魚袋者無功借賞深非道理宜勑收取郎將以上先借
後奏其靈武和戎天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

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激賞量軍大小各賜金魚袋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則賞魚袋出處亦可與贓林參見也馮永卿懶真子録載陜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問魚袋制度而荅以今之魚袋乃古魚符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飾袋為非古制要亦未詳考其由云

服章入銜

今之賜章服入銜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曰

賜緋魚袋其為連率職司節鎮支郡倅貳服色未至而應隅借若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銜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元之制本朝雍熙郊赦雖復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會要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即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

仍各許入銜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則借服得佩魚盖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銜則凡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告勑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銜此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全銜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不得入銜賜帶雖無魚乃循誤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盖凡除

授率中書闕尚書賜勅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比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不考云

執政階官封爵

元豐官制初行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銀青易六曹尚書自特進而上非宰相不除執政雖久次階亦止金紫爵不過開國蓋祖宗朝參樞例官惟得至八座間如李至之類亦僅寵以節鉞無為僕射者夏竦徽國非端揆蓋相制已頒而格且為樞密使而後得之故元豐稽

以為比所以辨等衰重名器也然在昔時侍從官得至吏部尚書實令金紫洪文敏邁容齋三筆載紹興以来惟梁揚祖葛勝仲以致仕得之自是而後始以兩階為重専待執政從橐至光禄者已絶少不復可以序進何元樞澹去國及今十五年不改金紫階洪文敏邁沈憲敏樞以宣奉上課皆不行後以致仕及子遇郊叙封而後得之文敏亦自著其事於三筆此最近日明證珂嘗攷之徽宗詔旨宣和元年二月戊戌特進知樞密院事

鄧洵武為少保依前知樞密院詔以武首議紹述故錄其功也既又封莘國公雖其年三月癸丑御筆恩數並依宰臣例乃正以已除少保之故而與之且其為賜位時元未有此旨是執政階官封爵似無限法矣當時以元豐改制不置樞密使故洵武止以知院視宰臣珂又按蔡元道官制舊典曰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殿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非宰相不除則是政宣間雖時有

侵紊尚能申儆初制如蔡攸之與京恩倖震天下乃自
殿學士由節鉞進序儀同遂班孤棘它日領宥府蓋已
在為傳之後而紹興間秦檜以舐犢之愛其子熺自知
院引嫌罷纔降恩數比宰相之旨遂歷大觀文少師封
國公其獵進捷出有京攸之所不敢為蕩滅典法餘燄
至今尚可想也葛文康勝仲行狀謂勝仲以左宣奉謝
事文敏亦誤紀耳或謂元豐寄祿條目開府特進為散
執官金紫至太中為侍從官予之以其名而陰尼其所

至殆不可曉珂竊謂不然今著令有曰觀文殿大學士至諸閣待制為侍從官而世未有以舊槖除大觀文者泥文損實固不得輕議聖制也

尚書之名

今世為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珂嘗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考之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訛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官司會鄭玄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

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當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據了不知其義之所由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尚令内省品秩猶有尚官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愧郯録卷四